

竹书纪年

Game of Plots

文简子 | 作品 |

风起天阙 晋国卷

②

一首歌谣
引发春秋七国之乱

一名巫女
动天下将倾之局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竹书纪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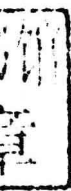
Game of Plots

文简子 | 作品 |

风
起
天
阙

②

晋
国
卷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竹书谣贰, 晋国卷 / 文简子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4

ISBN 978-7-5596-0942-7

I. ①竹… II. ①文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7)第219143号

竹书谣贰：晋国卷

作者：文简子

责任编辑：徐鹏

产品经理：周乔蒙

特约编辑：杨凡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联合天畅发行公司发行

天津旭丰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450千字 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 23.75

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0942-7

定价：45.00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如发现图书质量问题，可联系调换。质量投诉电话：010-57933435/64243832

目 录

◇ 第一章 去国远行 1

◇ 第二章 赵子无恤 9

◇ 第三章 晋都新绛 17

◇ 第四章 得遇故人 25

◇ 第五章 晋太史墨 33

◇ 第六章 才惊四座 41

◇ 第七章 黄池会盟 51

◇ 第八章 献计立功 59

◇ 第九章 秦道未明 67

◇ 第十章 风雨如晦 75

◇ 第十一章 雍都暗影

87

◇ 第十二章 情深且止

97

◇ 第十三章 邾国曹女

107

◇ 第十四章 生死一战

113

◇ 第十五章 少时旧梦

119

◇ 第十六章 鸿雁于飞

129

◇ 第十七章 国士无双

139

◇ 第十八章 内墙有葵

149

◇ 第十九章 剥茧抽丝

159



◇ 第二十章

寒夜惊魂

169

◇ 第二十一章

惡鬼盜跖

181

◇ 第二十二章

智府夜宴

189

◇ 第二十三章

一探虎穴

203

◇ 第二十四章

神子解咒

215

◇ 第二十五章

紅云入心

227

◇ 第二十六章

四人游春

237

◇ 第二十七章

北上晉陽

245

◇ 第二十八章

路遇小盜

255

◇ 第二十九章

賑灾抚民

267

◇ 第三十章

傾城之戀

273

◇ 第三十一章 携手同归

281

◇ 第三十二章 鹤鸣九皋

291

◇ 第三十三章 然女乱心

299

◇ 第三十四章 心火中烧

307

◇ 第三十五章 君子匪盗

317

◇ 第三十六章 谪仙落凡

327

◇ 第三十七章 弑兄夺位

335

◇ 第三十八章 鲜虞战俘

345

◇ 第三十九章 乱世漂萍

353

◇ 第四十章 代天受礼

365





离了雍都，近了摩崖山脚，有煦风穿幔而过，闭目养神的明夷突然睁开眼睛，望着窗外道：『小儿，有人来送你了。』我怔怔地抬头，摩崖山苍茫依旧，一抹月白色的身影骑着马立在道旁高高的崖壁上，大风吹起他的衣襟，飞扬的长袍一如我夜夜梦中所见。

◇ 第一章 去国远行



周王三十八年春末，我离开了伍封，离开了秦国。

当坐着晋国赵氏的马车缓缓驶出秦都高大的城门时，我不禁感叹世事的无常。来了又走了，见了又散了，从天枢到雍都，我千里迢迢地回来，仿佛只是为了奔赴一场痛彻肺腑的离别。一夜梦醒，家已不是家，人也不再是那个人。

心冷，身寒，车外却是秦国无边的景色。没有离别的凄风苦雨，没有飘零的黄叶衰草，有的只是绿波荡漾的原野和山雀轻啼的翠林。可这满目的阳光，这繁花的香、野蜂的翅，落在我死灰般的心里，恰如黄土坟旁开出娇艳的花，对比之下叫我心中更觉凄凉。

我一路呆坐不语，任滚滚车轮将我带往未知的命运。

离了雍都，近了摩崖山脚，有煦风穿幔而过，闭目养神的明夷突然睁开眼睛，望着窗外道：“小儿，有人来送你了。”

我怔怔地抬头，摩崖山苍茫依旧，一抹月白色的身影骑着马立在道旁高高的崖壁上，大风吹起他的衣襟，飞扬的长袍一如我夜夜梦中所见。

我没有认你，你为何还要来？

一眶泪水不知从何而生，流尽了，只一见便又满了。

“你以为，他昨夜真的信了我的话？”明夷的声音自我耳畔响起。

“不，他早就知道我是谁。”我望着山顶那抹越来越小的身影，轻轻地摇了摇头。

“那你为何不留下？他才是你回秦的理由，不是吗？”明夷伸手替我放下车幔，一层薄纱隔去了我心中最后一丝执念。

“我以为我可以接受他的任何解释、任何安排。但是我错了，我做不到无欲无求，做不到甘之如饴地活在谎言里。所以……自始至终，我都没能明白瑶女的选择。”

我不自觉提起了瑶女，原以为明夷不会应我，没想到他却毫不避讳。

“她和你不同。”明夷合上双目，绝美的脸上没有一丝尘世间的情感，“她死了，便是圆了她的梦。与其活在痛苦的现实里，倒不如死在幸福的幻觉里。”

“巫士，瑶女心里的那个人到底是谁？”

“这重要吗？”明夷抬眸看了我一眼，反问道，“小儿，你以为人人都像你，非要求一个赤裸裸的真相？”

我黯然沉默，明夷又问：“真的不和我回天枢？”

“此番若回去，就没那么容易再出来了吧？”

明夷笑了一声，闭上眼睛不再说话。

出城往南，行至渭水，坐船顺流而下，不过几日就走了将近一半的路程。行程虽快，但乘舟晕浪，伯鲁的身子吃不消了。因此，众人又在高陵城上岸，改走了几天陆路。

这一日，月亮升起时，车队在一处河岸扎了营，生火煮起了稷食。

伯鲁坐了一天的车，样子虽比坐船时好些，但脸色依旧苍白。他垂手坐在篝火前有一搭没一搭地和明夷说着话。明夷侧着头微笑，神情宁静而安详，似乎只有和伯鲁在一起时，他才是个活生生的人，有灵魂，有温度。

“小儿，别发傻了，陪我去抓鱼如何？”张孟谈走过来按着我的肩膀道。

我点了点头，把篝火让给了眼前的两个人。

说是抓鱼，但对我来说，不过是换了一个地方发呆。张孟谈脱了上衣，挽了裤脚，蹚进河水里。他宽肩窄腰，月光照在他光裸的背脊上，映出一片精壮发亮的肌理。

“你是个文士，为何穿了胡人的裤子？”上衣下裳是中原男子一贯的装束，裤子则是西北戎狄的服饰，士族们穿了是会被人耻笑轻贱的。

“这样骑马更方便些。”他猛地将剑插进水里，旋即一条银色的大鱼就被死死地钉在了剑尖。“接着！”可怜的鱼儿在他手里挣扎了两下被扔到了我身边。“你此番离了秦国要去哪里？”他低头看向幽暗的河水随口问了一句。

我沉默了片刻，回道：“晋国。”

“你要和世子回新绛？”他又刺了一条鱼，然后举着冷光四射的剑走上了岸。

“不，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住下来。如果待在晋国，也方便你把无邪和四儿的消息带给我。”

“那找到他们以后呢？你要去哪里？”

“不知道。”对于未来，我早已失了方向。

“那就先别想了！走吧，炖鱼汤去，我炖的鱼汤可比稷食好吃。”张孟谈把剖开洗净的鱼在我面前甩了甩。

“我嘴上有伤，沾不得荤腥。还是我炖了，你们吃吧！”我站起来接过他手里的鱼，冲他弯了弯嘴角。许是我太久没笑，张孟谈见到我的笑容，竟愣住了。

“你想开了？”他问。

“是不愿再想了。”

乳白色的鱼汤在铜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泡，香气把失踪了好几天的黑子引了过来。他给一旁的张孟谈行了一礼后，大大咧咧地坐到了我身边：“丫头，我几天不在，你怎么搞成这副鬼样子了？要是有人欺负你了，只管告诉哥哥，哥哥帮你去揍他。”

“没人欺负我，这几日你去哪里了？”我给黑子盛了一碗鱼汤。黑子抬头看了一眼在旁边喝汤的张孟谈，凑到我耳边小声道：“秘密。”

他摆明是想同我卖关子，可我却无心细问，只用脚踢了踢他：“去把世子的碗拿来，就说我给他炖了药。”

“哦！”黑子脖子一仰，把碗里的汤咕咚咕咚喝了个干净便应声走了。

“你怎么连世子都骗？这鱼汤哪里是药？”张孟谈一边说一边又给自己盛了一碗。

“这不就是了？”我从随身的小袋子里取出几根干枯的草药，用手轻轻掰断扔进了汤里。

张孟谈这时却突然收了笑容，提剑冲着我身后黑漆漆的树林大喝了一声：“谁在里面？都给我出来！”他这一声喝，篝火旁的十几个士兵全都把剑拔了出来，小小的营地一时间寒光四射。

“哇——”树林里突然响起一个孩子的哭声。不一会儿，六七个披头散发、衣衫褴褛的乞儿跌跌撞撞地从林子里走了出来。他们中大的不过十来岁，小的连站都还站不稳。看着士兵们手中的利剑，他们瑟缩着身子挤成一团，沾满黑泥的小脸上只留下一双双黑白分明、恐惧万分的眼睛。

“别怕，都别怕！告诉我，你们是从哪里来的？”伯鲁走到孩子们身旁，笑着弯下腰来。

他面色柔和，孩子们却吓得倒退了好几步，一个两岁多大的孩子两腿一软，扑通一声摔倒在地上大哭起来。

我走过去想把那孩子抱起来，一个十岁出头的女孩却拦在了我身前，她戒备地看了我一眼，低头抱起地上的孩子，朗声回道：“瑕城。”

瑕城在晋，他们是晋人？可为何到了秦国？

“别怕，我们也是从晋国来的。”伯鲁让士兵们把剑收了起来，微笑道，“你们为什么要躲在这里？阿爹阿娘呢？”

“秦人烧了我们的村子，抢了我们的粮食，我们是逃出来的。”女孩回道。

“那怎么会逃到秦国来？”

“都是阿羊带错了路！我们回不去了，我们要死在秦国了……”一个男孩指着我身前的女孩放声大哭。

叫阿羊的女孩在哭声里低下了头，她紧紧地咬着嘴唇，不再说话。伯鲁拉了她的手，问：“你阿爹阿娘呢？”

“死了。”她哽咽道。

“你爹娘是死了，可我阿爹还没死，他逃出去了。贵人，求求你送我们回去吧！”男孩跪在地上拼命地磕头，其他几个孩子也都跪了下来，营地里顿时哭声一片。

瑕城是秦晋边境的一座小城，太子缙的军队就驻扎在瑕城附近。杀人烧村，难道吴王夫差没有退兵？秦、晋、吴三国已经开战了？！

伯鲁让士兵把孩子们带到了不远处的一片空地上，又派人端了一釜煮好的稷食给他们。看着狼吞虎咽的孩子们，我轻声问身边的张孟谈：“吴王攻晋了？”

“没有，吴王已经应了晋、鲁两国会盟的邀约。周天子也已经许他们两个月后在黄池会盟。”

“那秦军……”

“秦军想来也应该退了，烧村抢粮怕是秦太子临走前的泄愤之举。”张孟谈冷着脸道。

是啊，这倒很像是太子缙会做的事。他这次暗中联络巴蜀两国联军执意出兵晋国，本想着一战扬名巩固自己的太子之位，没想到仗没有打成，反倒让公子利与百里氏结了姻亲，趁虚夺了他北面的兵权。他自己无能自大，却平白让这群孩子成了他怒火的牺牲品。

“孟谈兄，敢不敢和我做场比试？”我脑中突然冒出一个念头。

“比什么？”

“抓鱼。”我不等他回答，又冲篝火旁的黑子喊道，“黑子，走啊！我们抓鱼去！”伯鲁喝着煮的鱼汤，转头对身边的明夷笑道：“她呀，还是吵一些看着舒服。”明夷看了我一眼，淡淡回了一句：“她不是在吵，她是在逃。”

我假装没有听见明夷的话，转头问身旁的士兵借了一把轻弓试了试手，又对张孟谈和黑子道：“我们比比谁抓的鱼多，输了的那个人要答应赢的人一件事。”

“哈哈哈，和我们比抓鱼？丫头，你也太狂了，小爷今天要是输了，趴下来给你当狗骑！”黑子抽出剑来大声叫嚣。

“你呢？比吗？”我冲张孟谈拍了拍下巴。

“你输定了。”张孟谈低头轻笑一声，拔出了剑。

伯鲁扯了一把明夷，起身笑道：“我们也去看看，给红云儿做个见证！”

一伙人走到河岸边，我用绢带把头发高高束起，又用绳子把下裳挽至膝上两寸：“五条鱼，先得者为胜。”

“好！”身旁二人齐声应道。

此时，夜空如洗，没有半丝云雾，蓝晶晶的，又高又远。一轮圆月升至中天，驱散了水边的暗影，连岸边水草的茎秆都能看得一清二楚。我拿着弓箭，背着箭服慢慢步入水中。暮春的河水凉意中透着一丝温暖，让人心生舒爽。站定后，我把刚刚在岸边抓来的一把草籽均匀地抛撒在水面上，然后聚精会神地等待。

不一会儿，水中便有几条黑影朝我慢悠悠地游来。我从箭服里取了三支箭横咬在嘴里，搭箭上弦，静静地等着，等猎物游得近些，再近些……

到了！

电光石火的一瞬，我以最快的速度，松弦，搭箭，旋身，眨眼的工夫已经射出去了三支箭。三条肥鱼在浅水里挣扎着游了几圈后，带着箭矢从水里浮了上来。

接下来，又是安静地等待。河水翻着小浪轻轻地拍在我腿上，我收了气息，幻想自己是一根随波招摇的水草等待鱼儿从我身边经过。

此时，身后水流又是一动，我旋即回身拉了一个满月弓。可箭矢所指之处没有鱼儿，只有张孟谈一张微微出神的脸。

“你已经抓到五条了？”我无比挫败地收了弓箭，把箭矢放回身后的箭服。

张孟谈站在月光下的河水里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我的眼睛轻轻颌首。

“喂，黑子哥哥，你抓了几条了？”

黑子这会儿还蹲在水里用剑一通乱叉，听见我喊他便直起身子道：“两条！你呢？”

“你输了！”我从脚底抓起一块卵石朝他扔了过去，笑得很是得意。

张孟谈帮我捡了鱼，又拉了我的手，紧紧一握：“你再这样笑下去，小心世子绑了你做侍妾。”

侍妾？我看了一眼岸边满脸笑意的伯鲁立马收起了笑容。

三人各自提着鱼上了岸，伯鲁若有所思地打量了我一番，回头对明夷笑道：“月下有女，衣红眸碧，立于春水，非知而见之者以为神。”

他这一夸，我立马想到了张孟谈方才的提醒，于是连忙摇头摆手道：“世子就别取笑阿拾了，明夷立在水边才是湘江神君，汉水游女。”我说完忽然又觉得自己把明夷比作神女有损他的男儿气概，但话已出口就收不回来了。

所幸他们二人都没在意，打趣了我们几句就转身走了。

张孟谈把手上的鱼交给了伯鲁身后的两个士兵，吩咐道：“让人把鱼炖了汤给孩子们送去。”

我微微一怔，心道，这人倒是懂我的心思，知道我这番比试只是为了给孩子们弄一锅鱼汤。

“丫头，你说吧，你想让我做什么？”黑子凑过来蔫蔫地问了一句。

我指了指地上，笑道：“你不是说好了，输了就趴下来给我做狗骑，难道你要食言？”

“换一个，换一个，这儿人多，你好歹给哥哥留张脸。”黑子缠着我开始百般耍赖。

“那好，我只要你说句话就行了。”

“好，让我说什么都行！”黑子一拍胸脯，豪气冲天。

“不是对我说，是对小秋说。再过几天就要到风陵渡了，等你回天枢后，只需告诉小秋你喜欢她就成了！”

“你……谁说我……你……”黑子被我戳中了软肋，羞得像个女孩。

“你长得也算不上俊，功夫也不佳，我劝你还是早点儿说吧，省得小秋看上你们院里其他的儿郎，到时候你可别后悔！”我打趣道。

“死丫头……”黑子举了拳头来打我，我扯了张孟谈的手臂躲到他身后，对黑子笑道，“被我说中了就恼，你也不害臊！”

黑子叫骂了两声，高声道：“不就是说喜欢她嘛，说就说！你待会儿回了营地，可不许和人说我输给了你！”

“知道了！”我探出头来应了一声，黑子羞恼之下转身就跑了。

“现在该轮到我了把？”张孟谈把我从身后揽到身前，低头问道。

我大方地点了点头：“你赢了我，你说吧，要我做什么？”

张孟谈低头看着我，眸光微敛，明明是同一张脸、同一个人，周身气场却忽然变得与平日截然不同。我正纳闷，他修长的手指已从我颈间滑过，轻轻一撩，缠了一束青丝在手：“等你及笄的时候，我来帮你绾发。”他看着我的眼睛，声音低沉迷离。

我看着纠缠在他指间的长发，心里一时百转千回。从小到大，我曾经无数次幻想自己及笄绾发的场景。戴木笄，还是玉笄？穿青衣，还是朱衣？在我的幻想中，变换的永远是物件，不变的是身后替我绾发的那个人。

“你不愿意？”张孟谈见我神色黯然，眉梢红云微凝。

“不，女子有婚约才可十五及笄。我此生不会与人再许婚约，你若想要为我绾发，怕是要再等六年，等到我年过二十，不得不绾发的时候。可世事难料，六年之后，你我也许已经隔了天涯。”

“天下事确实难料，你若愿意只管应下。至于等多久，那是我的事。”溶溶月色之下，他目光如炬。

我心神恍惚，丝毫没有听出他话中的深意，便点了头。



「怎么，你在赵府也有自己的屋子？」我看着他
的眼睛，揶揄道。

「你何苦非要揭穿我？我随顺身份也是情非得
已。」他嘴角笑意不变，坐着给我赔了一礼。

◇ 第二章 赵子无恤



瑕城离风陵渡不过两日的路程，伯鲁决定先绕路把孩子们送回家，再渡河回晋。为了加快行程，他把车驾让给了几个小儿，自己则跑到明夷的车上同我们挤在一起。

“你家世子一向这样善待庶民吗？”我坐在驾车的张孟谈身边，好奇道。

“世子生性仁厚，贵族、庶民、飞禽走兽在他眼里都是生灵，并无高低之分。你若哪日去了赵府，进了他的院子一定会被吓到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小到翘尾鼠，大到吊眼白额虎，就连庖厨要宰杀的猪他都养了一头。所以，他的院子吵得很，也臭得很。”张孟谈捏着鼻子，一脸夸张。

“是什么样的奇人会把老虎和猪养在一处？老虎天天看着猪却吃不到，猪日日看着老虎又逃不掉，两个都是顶顶可怜。”我想到这个画面忍不住笑出了声，这个赵伯鲁果真是个有趣的人。

“别人听了这事都赞世子仁善，唯独你，倒可怜起臭烘烘的畜生来了。”

“世子是个好人，我自然知道。只可惜我学医不精，治不好他的病。”我朝后面车里望了一眼，就算隔着帷幔我都能想象得到伯鲁此刻的难受。

“你可听过神医扁鹊之名？”张孟谈道。

“嗯，说是能‘活死人，肉白骨’的神人。”

“神医扁鹊周游天下，若能请到他为世子治病就好了。”

我点了点头深表赞同，医生对这个神医扁鹊也颇为崇敬，医生的好多医卷，据说都是几年前偶遇扁鹊时从他那里得来的。另外还有三卷则是二人坐而论医时的记录。这些医卷对医者来说，都是不可多得的珍稀之物。不知我将来能否有幸见这神医扁鹊一面。

“前面就到瑕城了，找个大点儿的孩子前面带路吧！”张孟谈对车旁的士兵吩咐道。

“唯！”士兵得令离去。

我看了张孟谈一眼，心中疑惑又添了几分。